

Doi:10.20063/j.cnki.CN37-1452/C.2024.06.003

心性哲学视野下金箍棒的心力寓意考论

王以兴

(潍坊学院 文史学院,山东 潍坊 261000)

摘要:在古代心性哲学视野下,结合悟空的象征意义,由金箍棒可随心意变化和适时隐现的基本特征,可断定其实为人之心力或意志力的象征。妖猴和行者的身份变化,致使金箍棒在悟空手中产生截然相反的利害功用,本质上反映出人心在有无严格约束下的善恶之别,以及心力向野性和定力不同演变。悟空与金箍棒之心、力关系的确立对于解读金箍棒的相关描写具有重要意义,尤其生动揭开了定力在克制心魔之外,所具有的方向指引和力量供给的修行功效。悟空降妖失利的反复书写及金箍棒的丢失情节,乃人们修行过程中因意志力薄弱而被心魔打败的真实写照;而求援于菩萨及其他神仙的故事创设,依据的则是孔子的“亲仁”观念。悟空成佛后心魔不再,金箍棒亦无存在必要,与紧箍一同归于空无。

关键词:心性哲学;金箍棒;心力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4)06-0023-08

关于《西游记》中金箍棒的寓意,清人张书绅、刘一明等人均有简略的发明。为人所熟知的当属汪懋漪之论:“盖心猿者吾之心;而如意棒者吾心之才也。”^{[1]16}今天学界主要有杜贵晨《说“如意金箍棒”》^[2]和李洪武《论〈西游记〉中金箍棒的传统文化内涵》^[3]等文,认为金箍棒为“一心”之象,或笼统判断为“心性”之喻。论者虽提供了丰富的文献材料和深刻的视角启发,仍有许多未中肯綮之处。只有在与悟空、紧箍、妖魔的多种关系中明确金箍棒的基本特征,才能推断出金箍棒真正的寓意所在,即人之心力或意志力的象征,在此前提下对相关情节亦可作较为深入的解析和考察。

一、金箍棒的心力寓意:从特征和功用谈起

金箍棒在《西游记》中的寓意和内涵自然是体现在故事情节的具体描述中,那么,如何提炼和总结真正有价值的信息要素就成为关键。在笔者看来,金箍棒有两个显著表现和两个细节线索值得特别关注。

(一)随“心”变化、适时隐现的存在特征与金

箍棒的心力象征

金箍棒,全名为“如意金箍棒”,曾是大禹治水时“定江海浅深的一个定子,是一块神铁”^{[4]32},后收藏于东海,名为“天河定底神珍铁”^{[4]34},或“天河镇底神珍铁”^{[4]35},长度、重量非比寻常,“约有斗来粗,二丈有余长”^{[4]33},重“一万三千五百斤”^{[4]33},无人能撼动。然而却可以随着悟空之意变化大小轻重,最后成为一个“只有二丈长短,碗口粗细”^{[4]33}的趁手神兵。而且,与八戒、沙僧随时手提肩扛着自己的兵器不同,悟空会将金箍棒变作绣花针藏于耳内,人不可见而近于无,只有“但用时,方可取出”^{[4]176}。

周知,悟空为“心猿”,即人心之象征。在此前提下,我们将金箍棒能够随着人心而变化大小,根据需要时有时无的特征,放在中国古代心性哲学视野下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它象征的应该是人人具有的心力或意志力!此处“心力”,非《现代汉语大词典》等辞书所说心思与体力的合称,或思维能力、才智之谓^{[5]1576};而是特指一个人出于某种心理动机而生发出的精神力量或意念能量,与今天“意志力”大体相近。

王阳明曾反复解释“良知”“心”“意”三者的

收稿日期:2024-09-1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古代小说谈艺文献整理及研究”(18YJA751020)

作者简介:王以兴(1986—),男,山东青州市人,文学博士,潍坊学院文史学院副教授。

一体关系：“指心之发动处谓之意”^{[6]103}，“以其主宰之发动而言，则谓之意”^{[6]86}，“其虚灵明觉之良知，应感而动者谓之意”^{[6]53}。就是说，人心一动就有了某种意向或欲念。这种意向或欲念会产生与之相匹配的心理力量，谓之心力，或意志力。也就是说，心力或意志力的大小强弱与人的意念的强烈程度相适应，可随之任意变化。当我们内心无善无恶、寂然不动时自然也就不需要意志力了。金箍棒是遇悟空而现世的神兵，随着心猿（悟空）之意而变化大小，且在无用之时归于空无。如此想象与中国古代流行的心动生意、意念生力之心性哲学观念完全符合，从而可证金箍棒正为人之心力或意志力的象征。

“心力”一词在《西游记》中出现过四次，均与悟空有关，或出自其口，或用作对他的形容。四次分别见于第八十八回悟空收徒时对唐僧的感谢：“自当年在两界山蒙师父大德救脱弟子，秉教沙门，一向西来，虽不曾重报师恩，却也曾渡水登山，竭尽心力。”^{[4]1124}第九十二回悟空对唐僧不听劝告而被犀牛怪所捉的抱怨：“师父啊，为你不识真假，误了多少路程，费了多少心力。”^{[4]1161}还有第九十五回悟空与白兔精打斗时的全力以赴：“这大圣用心力轮铁棒，仔细迎着看时，见那短棍儿一头壮，一头细，却似春碓白的杵头模样”^{[4]1196}及其对天竺国国王等人的叮嘱：

此间不是我们说话处，请陛下与我师出宫上殿，娘娘等各转各宫，召我师弟八戒、沙僧来保护师父，我却好去降妖。一则分了内外，二则免我悬心。谨当辨明，以表我一场心力。^{[4]1198}

除第三例外，其他三处“心力”作心思与精力解未尝不可，指悟空在服侍与搭救师父时的尽心尽力。然而，四处“心力”与悟空的紧密关系，则又在提醒和暗示我们应从悟空身上寻找切入点和突破口。于是，从悟空乃人心之象征的修辞角度进行考察也就成为必然，进而可见由“心猿”所生之“心力”实为人心所迸发出的意念力量，所谓“心之力”是也！那么，悟空如此三次表明自己在取经路上的“竭尽心力”，就有了另外的深层含义，即人们在日常修行之中必须时刻保持坚定不移、昂扬不灭的斗志、信念和决心！

第九十五回连续两次使用“心力”，若将两处联系起来作统一考察，则极易梳理出前后的逻辑关联，即正是由于前面悟空“用心力”降妖的失

败，才有了后面的叮嘱和安排。那么，所谓“以表我一场心力”云云自然是说悟空向国王解释他如此安排的用意，以彰显和证明自己誓要完成前面未竟之降妖行动的志气与决心，而非仅为表明自己所花费的心思和精力那般简单！正因如此，在后续与白兔精缠斗之时，悟空才表现出了一种除之而后快的狠劲和恨意：“这行者愈发狠性，下毒手，恨不得一棒打杀。”^{[4]1199}

作者给“心力”赋予其“心之力”的特定含义，将“心力”与金箍棒的意与象、本质与形式的密切关系做了不动声色的提点和暗示。只要进一步细究即可发现，“悟空用心力轮铁棒”一句实为不符合日常用语习惯的错误表达。如此低级“错误”本身就说明他采用的并非“心力”的常见义项如心思、才智等；只有“心之力”的含义才能予以圆融解释。这显然是在提醒读者要从象征性角度对悟空所有的“轮铁棒”行为作整体把握和深入考察。对此不难推知，悟空作为人心的象征，他手中挥舞的铁棒正是人心之“心力”发挥效用时的艺术呈现和形象载体。同时，从物理学角度看，铁棒自身仅有重量，必须在外力作用下运动起来方能产生能量，即动能；也就是说，在取经路上只有被悟空催动起来的铁棒方才具有降妖除魔的巨大威力，张书绅对此细节的理解非常准确：“理欲交战，全在心上用力。”^{[7]332}因此，《西游记》中悟空对战天神或妖魔时手舞铁棒上下翻飞的精彩情节，虽然自有其基于故事题材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同时也客观体现了作者对心力或意志力之存在方式和本质特征的深刻认识，即作为形容人的激情心理状态的抽象概念，心力或意志力因人心的某种意念而产生，且以强烈勃郁的力量感存在于“理欲交战”的动态过程中。

（二）金箍棒的利弊之用与心力的善恶之分

孙悟空学成归来消灭混世魔王又借得金箍棒，先后大闹龙宫、冥府和天宫，搅乱三界，是为妖猴，金箍棒在其手里产生了巨大的破坏力和危害性。在戴上紧箍成为取经路上的行者之后，他手舞金箍棒大发神威，一路降妖除魔，保证了西天取经的成功。

对于金箍棒如此截然相反的表现，需结合紧箍和妖魔的寓意进行考察和阐释。据学者考证，紧箍源于唐时酷刑“脑箍”，近承自《西游记杂剧》中“铁戒箍”，至于紧箍儿咒，又名“定心真言”，则与佛教之“定学”相关^[8]。可见，小说中的紧箍及

紧箍咒,表面上看是佛教一种作为对信徒肉体惩罚的清规戒律,实际则应视为现实礼法对人心之严格约束和强制规训的形象化。一路上的各色妖魔实际是人类在外在诱惑下无限泛滥的种种本能欲望的象征性表达,清张书绅《新说西游记总批》对此有着反复的阐发,如“妖魔非别,即气禀人欲之私也”,等等,可参看。

古人认为由于本能欲望的存在而导致人心一动即分善恶。如孟子指出小人之所以区别于君子,就是因为不能守住本心而被泛滥的欲望所牵制,谓之“放心”或“动心”;相反,君子则善于呵护人人所具有的仁义礼智之“四端”并将其扩充放大,以抵制富贵利达等外在诱惑和种种本能欲望,即所谓“求放心”,从而最终达到“不动心”的境地。王阳明的“有善有恶意之动”之语更是言简意赅。判断善恶的标准或者说扬善抑恶的依据,则无外乎礼、法二途。孔、孟强调“礼”的规范和约束作用,有“克己复礼”“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颜渊》)和“以礼存心”(《孟子·离娄下》)等反复阐述。持“性恶论”的荀子在“礼”之外兼重“法”,提倡“隆礼重法”,希望通过后天的礼义教化和法律惩戒以达到“化性起伪”之目的;而作为荀子弟子的韩非子则舍礼取法,侧重“刑赏”分明的“法治”手段。就《西游记》而言,作者同样认为,人心只有在严加约束和强制规训下,才有可能归入正道,否则必会心生杂念、扰乱清静。

如此看来,若心有约束,则一动必生善意、正念;反之则为恶意、邪念。由恶意、邪念而来的意志力,对于道心仁心的修行、锻炼极具破坏力和危害性,其本身已入魔道,故此时心力、意志力化作魔力,或云野性;《西游记》中与之相对应的即是悟空为妖猴时手持铁棒大闹三界的作乱情节。由善意、正念而生发的意志力,对于妖魔鬼怪所象征的诱惑和欲望具有强大的压制和平抑之用,即佛教所谓禅定之力,俗称定力;小说中悟空为行者时手持铁棒降妖除魔的修行情节则为相应表现。

(三)金箍棒心力寓意的两个佐证

《西游记》既以西天取经故事为主体,那么金箍棒象征定力的一面自会得到更多的关注和表现。

一是作者对金箍棒前身“神珍铁”乃“大禹治水之时,定江海浅深的一个定子”的出处构想。众所周知,大禹“布土以定九州”(《山海经·海内经》)最终治水成功,从而完成了“众民乃定,万国

为治”(《史记·夏本纪》)的丰功伟绩。吴承恩则巧妙地这一伟业归功于神珍铁之力,不仅如此,在完成治水事业后神珍铁被留在东海继续发挥了镇压水祸的功能,所谓“开山治水太平时,流落东洋镇海阙”^{[4]1123}。这种创造性想象的灵感,或来自于大禹神话中的无支祁传说。作为猿形水妖的无支祁与行者在西游故事的演变中颇具渊源,“元吴昌龄《西游记》杂剧中写孙行者,有‘无支祁是他姊妹’语,明吴承恩著《西游记》,更把无支祁的神变奋迅的状貌移之于孙悟空”^{[9]308}。无支祁传说中的另一个重要关目,就是大禹命庚辰将其锁在水底:“颈锁大索,鼻穿金铃,徙淮阴之龟山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9]306}需追问的是,“大索”的另一端系在何处,若捆绑在水底岩石处,似不大可能。根据现实经验看,锁链另一端大概率应系在插入水底的铁钉上,就如农村常将牲口的缰绳固定在铁制牛马桩上一般。这根由合理想象而来的铁钉就是《西游记》中神珍铁的现实原型。如此不仅可补充学界对金箍棒源于古代僧侣以棍棒为兵器的考察^[10],更能解释金箍棒会变作绣花针的原因,即绣花针与牛马桩形状极为相近,可视为后者的缩小版。于是,无支祁“辨江淮之浅深,原隰之远近”^{[9]305}的法力被转嫁到神珍铁上,而铁钉大索“俾淮水永安流注海”的镇妖功能和入海描写,也自然成为神珍铁“镇底”或“定底”之名、之用的重要依据,以及神珍铁为何藏于东海的合理说明。

不难看出,作者从大禹降服无支祁的神话中虚构出神珍铁这一神物,目的是要在悟空凭借金箍棒除心魔、定心性的修行与大禹依靠神珍铁测江海、定水妖的神话之间搭建起一种互文性关系,以便使读者可根据神珍铁的“镇”“定”之名、之用和神话中“定九州”“安流”等表述,产生对金箍棒即为“定力”之象征的顺势联想和肯定判断!

二是金箍棒“一万三千五百斤”的重量设定。杜贵晨指出此细节源自道教内丹修炼之法即胎息一日夜的次数,并引宋张君房《云笈七签》云:“只要心不动移,凡一日一夜十二时,都一万三千五百息。”并认为“金箍棒形象是‘一心’即‘心不动移’的寓言”^[2]。笔者认为这一数字恰可证明金箍棒为心力或意志力,具体来说就是定力的象征物。我们知道,儒释道三家均提倡静心入定的修行方法,而“胎息”其实是一种通过意念诱导而形成的高度柔和绵长的腹式呼吸法,可达到心定

神凝的静定状态,正如俗语所云“静能生定,定能生慧”。“一万三千五百”的胎息次数意味着修行者入定境界的达成,此时心静如水,一尘不染,不忧不虑,不动不摇,所有杂念被清除一空,任何引诱亦无能为力,即“心不动移”之所指。也就是说,强大心力的形成即以一昼夜间一万三千五百次的胎息为具体表现。对比可见,“一万三千五百斤”重的金箍棒正是“一日一夜”胎息背后之强大心力的象征物!

总之,从金箍棒可随心变化且适时隐现的特征可推断出其应为人之心力或意志力的象征,且作者在小说中凡四次将“心力”一词与悟空绑定在一起予以反复提示;结合紧箍和妖魔的象征意义,则更可见出心力在有无强制约束下向着野性与定力的正反演变,尤其对于定力一面,作者通过神珍铁的出处想象和重量设定作了特别说明。

二、心、力关系视野下金箍棒之细节描写的象征内涵

悟空与金箍棒的心、力关系的确立,对于重新认识金箍棒相关的许多细节描写有着重要意义。诸如金箍棒首次出现的时机及随着悟空角色的转变而来的不同表现,读者往往将其视为故事叙述的需要,而忽略了对其象征内涵的考察与挖掘。

(一)金箍棒的“如意”特性与危害象征

“如意”之名、之性,不仅体现在金箍棒的大小轻重可随悟空之意而改变,而且其降临人世并与悟空建立主从关系的时机安排也同样值得关注。

悟空回到花果山消灭混世魔王之后,静极思动突然有了争强好胜之念:

忽然静坐处,思想道:“我等在此,恐作耍成真,或惊动人王,或有禽王、兽王认此犯头,说我们操兵造反,兴师来相杀,汝等都是竹竿木刀,如何对敌?须得锋利剑戟方可。如今奈何?”^{[4]29}

由于人间普通兵器“不如我(即悟空)意”,四老猴建议去东海求一件“称心”的神兵,遂有了“如意金箍棒”的出现。此即上述所谓心动生意而意念必有心力相随之心性哲学观念的文学化呈现。

在悟空与金箍棒心、力合一之后,不仅威力大增更是心狂气傲,虽名为美猴王,实已入魔道变作妖猴:

他放下心,日逐腾云驾雾,遨游四

海,行乐千山。施武艺,遍访英豪;弄神通,广交贤友。此时又会了个七弟兄,乃牛魔王、蛟魔王、鹏魔王、狮驼王、猕猴王、狻猊王,连自家美猴王七个。^{[4]36}

汪澹漪《西游证道书》对“放下心”三字有着精彩点评:“篇中忽着放下心三字,是一回中大关键。盖心宜存不宜放。一存则魔死道生,一放则魔生道死……奈何大道甫成,一旦心满意足,便忽地放下心乎?此心才一放下,便有六怪相随而来。”^{[1]19}只是汪氏将六魔王比作迷惑人心的“六欲”,未必准确。因为后文另有心猿灭六贼之事,故此处美猴王与六魔王应该是人所共有之“七情”的形象比拟,正与后文“六贼”(即六欲)相呼应,只是作者没有拘泥于将七人与七情一一对应罢了。

这一情节揭示出一个事实真相,即人们一旦心生恶念邪念并有了强大意志力之后,必会继续“放下心”或云“欺心”下去,种种本能欲求(此处以“七情”代指)自然随之而来,原本澄澈清纯的心之本体就会被逐步遮蔽和污染,最终的结果就是人的野性力量被彻底释放,从而对固有的礼法规则和社会秩序造成巨大的破坏和冲击,正如《西游记》第七回回前诗尾句所云:“只为心高图罔极,不分上下乱规箴。”^{[4]77}与之相对应的故事情节,具体来说就是大闹龙宫、大闹冥府和大闹天宫三幕“闹剧”,从中可见出时为妖猴的悟空对三界的肆虐、侵扰之苦;尤其大闹天宫之时,他自封“齐天大圣”,狂野至极:“盖大圣乃其自大,齐天乃自齐,初非帝之大之齐之也。”^{[1]27}甚至欲与玉帝争位,所谓“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4]81}，“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4]82}。

我们看到在妖猴手中,金箍棒的破坏力和神奇性得到了积极的展示。比如,对于龙王赠送神兵和铠甲的慷慨,悟空不仅没有感激,反而“弄神通,丢开解数,打转水晶宫里,唬得老龙王胆战心惊,小龙子魂飞魄散,龟鳖鼋鼉皆缩颈,鱼虾鳖蟹尽藏头”^{[4]33},或是直接“使动如意棒,一路打出去”^{[4]34};在将生死簿上的猴属名号一笔勾销之后,依旧是“一路棒,打出幽冥界”^{[4]38}。对于两番手持铁棒弄神通的野蛮不驯之举,汪澹漪认为原因正在于“总来把柄在手,任从登山下海,上天入地,横冲直撞,无所不可。”^{[1]21}(《西游证道书》)而作乱天宫一节,则更直接显示出悟空之所以能够搅扰得天地不宁、三界难安,正是借助了金箍棒

的神威。在摹写悟空与巨灵神、哪吒、木吒、二郎神及王灵官的对阵、打斗场景时,作者无不强调金箍棒的神奇法力,如“猴王不惧呵呵笑,铁棒翻腾自运筹”^{[4]50}，“如意棒是天河定,镇海神珍法力洪”^{[4]67}，“金箍棒是海中珍,变化飞腾能取胜”^{[4]71}，真所谓“大圣一根如意棒,翻来覆去战天神”^{[4]63}！但有不忿就从“耳中取出宝贝,幌一幌,碗来粗细,一路解数”^{[4]45}已然成为此时悟空的招牌动作。

显然,从古代心性哲学角度来看,悟空大闹三界的精彩片段,实则是对在没有礼法约束下恶心邪念及其产生的心力即野性之危害的象征性描写。而金箍棒如此醒目的威力加持,则说明了心意虽有善恶之别,但最终结局如何却取决于心力的大小。

(二) 行者的持棍修行与心力的积极功效

改邪归正后的悟空以行者身份一路开山辟路、降妖除魔,所借助者依然是金箍棒的威力,而悟空手持金箍棒的相关描写实际上对应的是心力的三个正面功用和积极意义。

如上述,妖魔形象从作者的整体构思看正是人之本能欲望和外在诱惑的象征性表达,而在取经路上悟空手持金箍棒降妖除魔的神勇,则证明了金箍棒乃人心之意志力的变相即定力的比拟和象喻。这一寓意在作者笔下有着极为明确的揭示,即“心猿归正,六贼无踪”一节。六贼实为人之“六欲”的象征:“一个唤做眼看喜,一个唤做耳听怒,一个唤做鼻嗅爱,一个唤作舌尝思,一个唤作意见欲,一个唤作身本忧。”^{[4]180}此处特借“六欲”泛指人之本能欲望,与前文之七魔相对应;悟空自称其为六贼之“主人公”,即魔由心生之意,所谓“心生,种种魔生”！六贼轻易被金箍棒打死,不仅印证了上述金箍棒乃人之心力或意志力的论断,更表明后面所遭受的诸多磨难艰险不过是此修行理念的反复践行罢了。

仅凭个人主观的自律和自觉,虽也能产生平抑和克制七情六欲的定力,但也存在着不够持久和稳定的危险;第十五回中未戴紧箍的悟空在遭师父责骂后赌气离开,其设计依据即在于此。如上述,只有在严格约束和强制规训下,人心的向善之念才能够恒定、稳固,紧箍儿咒因此又名“定心真言”,并与随之产生的强大定力一同祛邪扶正。

于是,我们看到戴上紧箍后的悟空手持铁棒,除了为读者所熟悉的降妖除魔之外,在取经路上

还发挥了两个重要作用。

一是开山辟路的方向指引。若非被师父赶走等特殊情况,在队伍前面开山辟路的必是手持铁棒的悟空。略举几例为证:

遂此收拾了一担行李,八戒担着;背了白马,三藏骑着;行者肩担铁棒,前面引路。^{[4]247}

真个唐僧上马,沙僧挑担,行者前面引路上山。^{[4]419}

唐三藏攀鞍上马,沙和尚挑着行囊,孙大圣前边引路,猪八戒拢了缰绳。^{[4]692}

如此表述表面上是出于塑造悟空本领强大、心性高傲之英雄形象的创作需要,背后却有着古代心性哲学观念的内在依据。在古人看来,心乃人之主宰和主导。《荀子·解蔽》云:“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11]429}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更是反复强调这一点,如“身之主宰便是心”^{[6]41}，“以其主宰一身,故谓之心”^{[6]16}与“心者身之主也”^{[6]53}云云,可知修身即是修心。那么,被严加约束的内心及其产生的恒定之善意与强大意志力,对个人修行而言,则意味着前进的准确方向和无穷动力。从这个角度看,头戴紧箍、手持金箍棒在前引路的悟空才是取经事业真正意义上的领路人和指导者。据此,我们经常看到作为师父的唐僧在陷入困惑犹疑之时,反而是悟空给予他积极的点拨和勉励,也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二是震妖壮胆的力量供给。在阴森恐怖、妖气弥漫的环境中,悟空经常会舞动铁棒为唐僧扫清迷障、鼓舞士气。如第二十七回路经一险峻高山,“那长老马上心惊,孙大圣布施手段,舞着铁棒,哮吼一声,唬得那狼虫颠窜,虎豹奔逃”^{[4]341}。又如第八十回师徒遇到一片黑松林,唐僧害怕不已,只见“孙大圣公然不惧。使铁棒上前劈开大路,引唐僧径入深林,逍逍遥遥,行经半日,未见出林之路”^{[4]1019}。尤其是第三十三回中金银二魔王想要捉拿唐僧,其用手连续三指,唐僧即连打三个寒噤,而悟空特使一路棒来为其压惊:

好行者,理开棒,在马前丢几个解数,上三下四,左五右六,尽按那六韬三略,使起神通。那长老在马上观之,真个是寰中少有,世上全无。

剖开路一直前行,险些儿不唬倒那怪物。他在山顶上看见,魂飞魄丧,忽失声道:“几年间闻说孙行者,今日才知话

“不虚传果是真。”^{[4]420}

妖魔令唐僧打寒噤,而悟空舞棒又令妖魔惊怕。可见,此类略显重复的情节同样蕴含了深刻的修行观念,即人们在修行过程面对即将到来的诱惑或心魔时,偶尔会滋生出动摇、犹豫、软弱等负面情绪和消极心理,对此,只有善心、正念发出的强大意志力才能让我们重拾信心、永葆激情。

整体来看,关于悟空手持铁棒辅助唐僧取经的多方描述,折射出的是作者对定力在人们修行过程中三个功用,即保证方向、坚定信念和克制心魔的全面认知。第二十七回对此有着完整、清晰的展示:当唐僧看到高山峻岭心生犹豫时,是“好猴王,他在那马前,横担着棒,剖开山路,上了高崖”^{[4]341},强调了悟空的引路之职,而后则是上述悟空手舞铁棒、敲山震虎之神威,最后才引出了火眼金睛识真假、铁棒三打白骨精的经典桥段,乃定力祛心魔的形象化。

三、修心主题视野下悟空失利情节及金箍棒的归宿解析

取经路上,悟空的失利狼狈可谓比比皆是,早为人所熟知。故悟空前后反差巨大的战斗力自然会引来古今读者的浓厚兴趣,张书绅在《新说西游记总批》中针对时人的疑惑给出了自己的解答:

或谓孙行者大闹天宫,普天神将尚且不能擒拿。西天路上,区区小妖,反又不能取胜。似此荒唐,何乃自相矛盾?初不知断章取义,其中原有至理,即如闹天宫,原是写小人。譬如有一小人,在此横行,即有许多君子,实在亦无法可制,此其一也。^{[7]326}

张氏从妖猴身份解释悟空大闹天宫时的横行无忌,颇有说服力;只是他对行者身份的悟空多次降妖失利一事却未加探究。若从小说的“修心”主题及悟空与金箍棒的心、力关系角度去看待悟空取经路上不甚光彩的降妖失利之事,则会另有发现。

首先,我们只要明白悟空手持铁棒的降妖行为实乃人心以意志力克制和消除心魔的文学化表达,那么就可以极易推断出小说中悟空降妖失利情节的寓意所在,即人们在修养身心、锤炼人格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诱惑和欲望太过强大,自己意志力不足以胜之的情况。这表明作者已清醒意识

到人类所普遍存在的意志力或定力薄弱和欠缺的人性弱点。古代圣贤对此都有过积极关注,或明或暗地指出缺乏强大的意志力正是导致人们不能够超凡入圣的关键。如老子认为普通人与圣人的本质差别在于时常沉迷于外在的诱惑而不能自拔,认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道德经》第十二章)孔子亦感叹于人们对德行的热衷远不如对美色的本能追逐,即“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王阳明更有“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名言,以及儒家“慎独”思想和佛教禅定观念,均强调了修行过程中意志力的重要作用!不难看出,《西游记》中悟空多次降妖失败的情节设计正是作者以文学形式向思想界做出的积极呼应和良性互动。既然一个人因意志力薄弱而被强大的心魔打败,说明此时意志力未发挥出应有的克制、平抑之功效,亦可以说其功能已弱化近于无。对照来看,金箍棒被青牛精用金刚琢套去一节,就是作者对人们遭遇巨大诱惑和欲望时瞬间沉沦,即意志力顿消于无之心理状态的形象化呈现。于是,我们看到一旦失去金箍棒,桀骜不驯的悟空立马变得被动无奈,所谓“行者朦胧失主张”^[4],他不仅自艾自怜:“岂料如今无主杖,空拳赤脚怎兴隆?”^{[4]654}而且在被葛仙翁调侃为何前倨后恭时,也坦诚“老孙于今是没棒弄了”^{[4]655}。根本原因就在于失去金箍棒意味着没有了意志力的驱动和鼓舞,此时一个人即使心存敬畏、善念依旧,但面对种种诱惑和欲望的侵袭却无能为力而只好听之任之。

其次,金箍棒被偷的插曲象征了在修行过程中因松懈大意而导致意志力消逝的情形。第八十九回写玉华国三位王子拜悟空三人为师学习武艺,需依样打造兵器,遂将金箍棒等放在蓬厂间而被黄狮精摄去。作者将责任归咎于三人一时的懈怠大意,所谓“失却慧兵缘不谨,顿教魔起众邪凶”^{[4]1136}。这是作者对我们的善意提醒和警示,即在修行过程中求道之念不可有一丝松懈,否则意志力就会因之减弱甚至消逝,而心魔则定会乘虚而入。其实,这一小插曲的设计灵感和构思依据源于儒家传统的修身理念。我们知道,时刻保持思想意识上的谨慎惕惧本是儒家圣贤所竭力强调和践行的修身原则,如孔子的“君子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而

对于天意的象征即雷霆更是畏惧至极,所谓“迅雷烈,必变”(《论语·乡党》),其目的正是为了善心、正念的自我强化和巩固,从而保证顽强意志力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以便能够随时对抗心魔、克制欲望。

再次,悟空降妖失利而上天入地四处求援的情节设计,其构思依据依然是儒家传统的“亲仁”观念。对悟空施以援手最常见的自是观音菩萨,这种叙事套路被认为是作者才力不逮的表现,金圣叹不无讥讽地评点道:“《西游记》每到弄不来时,便是南海观音救了。”^{[12]220}或受金氏影响,脂砚斋也认为《红楼梦》借癞僧、跛道二人来点醒迷途之人的构思艺术更为高明:“非袭《西游》中一味无稽,至不能处使用观世音可比。”^{[12]119}推崇者如张书绅针对金圣叹的嘲弄从儒家证道说角度予以反驳道:“《西游记》凡言菩萨如来处,多指心言。故求菩萨正是行有不得,则反求诸己,正是《西游》的妙处。”^{[7]329}刘一明则根据道家内丹说的理论内涵进行强调:“《西游》每到极难处,行者即求救于观音,为《西游》之大关目,即为修行人之最要着。盖以性命之学,全在申明察觉之功也。”^{[7]348}二者所论看似合理,实有深文周纳之弊。在笔者看来,作者反复描述悟空遇难求援之事,实是对孔子所提出的“亲仁”之修身途径的又一积极回应。“亲仁”见于《论语·学而》:“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作为中国古代儒学修身思想的重要内容,“亲仁”即亲近仁爱有德之人,与俗语“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同义,突出的是道德榜样的示范作用和感召效果,一直被历来文人所重视。案例则有著名的孟母择邻、割席断交等。可见,以修养身心为主题的《西游记》,对于“亲仁”这一具体途径自然不会置之不理,而是一再通过菩萨等神仙对悟空的搭救来强调仁爱君子的榜样力量!

最后,关于金箍棒的最终归宿问题,至今似乎只有杜贵晨先生从佛教的色空观念有过解释:“猴王既已‘悟空’,‘心灭种种魔灭’,如意金箍棒当然也就不再是一个必要,而只能归于无何有之乡的‘空’了。”^[2]当然,对金箍棒归宿的讨论只有结合紧箍的结局描写才会更加深入。当悟空蜕变为斗战胜佛之时,内心已是一片澄澈通透、波澜不惊,外在约束对他已无必要,因此紧箍“自然去矣”而无需松箍咒儿^{[13]73-79};此时任何诱惑对其已毫无作用,而七情六欲也一并清空归零,那么作为

克制手段的心力或定力自然就不需要了。所以《西游记》未明确交代金箍棒的最终归宿,并非作者创作构思的遗漏,实乃刻意为之,是在暗示此棒与紧箍同样凭空消失了,而叙事的留白与金箍棒的空无在此也达成了一种巧妙的统一。

概之,《西游记》对悟空手持金箍棒降妖失利、金箍棒丢失及求援情节的反复书写,主要反映了人们修行过程中意志力不足的普遍性问题,并借以提醒和告诫我们修行事业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应时刻保持警惕之心不能有丝毫懈怠;而当外在诱惑和内心欲望太过强大以致意志力减弱甚至消失之时,更须通过亲近善人,以君子为友、以仁者为师来扭转局面。也就是说,只有将自己的意志力和仁者君子的榜样感召力量合二为一,才是克制心魔的不二法宝。在此前提下,还要经过日复一日的长期磨砺,即八十一难的象征所示,才能达到孔子直至“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即“习惯成自然”的至高境界。此时意志力已无存在必要,金箍棒遂自行消失。

综上,在古代心性哲学视域下,《西游记》作者赋予金箍棒以人之心力的象征意义,且借紧箍及紧箍咒的象征性书写,对心力向野性和定力的演变作了本质区分。尤其对于金箍棒作为定力的意涵,作者不仅通过神珍铁的出处想象和重量设定对其加以特别提示,更在金箍棒相关情节的多方叙述中将定力在人们修行过程中的多种功用做了全面呈现。而关于悟空取经路上的降妖失利甚至金箍棒丢失情节的反复书写,也同样只有在金箍棒的定力寓意下才能得到合理的阐释。可见,在西游故事的传奇性和悟空形象的趣味性方面,金箍棒作为一件独具特色的神兵发挥了不言自明的积极作用;然而,若从其心力寓意的象征角度出发,则会发现金箍棒对于全面了解和深入把握《西游记》的叙事构思与意旨表达同样意义重大,不容忽视。以上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参考文献:

- [1] 吴承恩. 百家汇评本《西游记》[M]. 吴圣燮, 辑评.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7.
- [2] 杜贵晨. 说“如意金箍棒”[J]. 明清小说研究, 2005(2).
- [3] 李洪武. 论《西游记》中金箍棒的传统文化内涵

- [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
- [4]吴承恩.西游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 [5]阮智富,郭忠新.现代汉语大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 [6]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 [7]朱一玄,刘毓忱.《西游记》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
- [8]王平.《西游记》“紧箍儿咒”考论[J].明清小说研究,2013(4).
- [9]袁珂.古神话选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 [10]刘铭,翟荣惠.《西游记》中金箍棒的来源及意义[J].明清小说研究,2020(2).
- [11]楼宇烈.荀子新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8.
- [12]朱一玄.《水浒传》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
- [13]刘洪强.《西游记》中为何没有“松箍咒”[M]//明清小说胜谈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Research into the Willpower Implication of the Golden Cudg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of Nature of Mind

WANG Yix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Weifang University, Weifang 261000,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cient philosophy of nature of mind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symbolic significance of Wukong, we can conclude that the golden cudgel is the symbol of human willpower based on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its spontaneous changes and timely indistinct appearance. The identity change from demon monkey to practitioner leads to the opposite functions of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Wukong's golden cudgel, which essentially reflects the human difference between good and evil under strict constraints or not, and the different evolution of the willpower from unruliness to fixed for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willpower's relationship between Wukong and the golden cudgel is of a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nterpreting the related description of the golden cudgel, especially revealing the fixed force's practice effect of the direction guidance and power supply as well as its restraint of evil. The repeated writing of Wukong's failure to subdue monsters and the plot of the golden cudgel's loss are a real mirror of the evil defeating the people because of the weak willpower in the course of practice, and the story creation of Wukong seeking help from Bodhisattva and the other immortals is based on Confucian concept of benevolence. After his becoming a Buddha, Wukong's evil has gone, so there is no need for the golden cudgel to exist and it returns to emptiness with the hoop.

Key words: philosophy of nature of mind; golden cudgel; willpower

(责任编辑 隲 右)